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著

飲冰室合集



文 第
十
冊 集

中
華
書
局

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

改用太陽曆法議

日本當明治初年廢太陰曆而用太陽曆。吾昔嘗媿笑之。謂國家所務自有其大者遠者。何必鯁鯁焉於正朔服色之間。舉一國人數千年所安習者。一旦舍棄而貿然以從人。毋乃太自輕而失爲治之體乎。由今思之。乃有以知其不然也。凡論一事。議一制。不可先橫一彼我貴賤之成見於胸中。惟求其是而已。陽曆專以日躔爲標準。而陰曆則欲兼日月而整齊之。古昔疇人之術未精。以日月並稱二曜。其重視之也。若一則不能有所偏棄。亦無怪其然。然日與月之大小。既太不相侔。而一則爲地所繞。一則繞地。性質迥異。躔度斷無從脗合。欲兩利以俱存之。實理勢所必不可幾。而祇益其糾紛。且日之在地。譬則主也。月之在地。譬則臣也。既已上從主矣。而又復下從於其臣。果何爲也哉。然則定曆而日月雙繫。非惟繁難。抑且不必。就學理上論之。而陽曆之優於陰曆。既若是矣。然吾所以持改革之議者。顧不在此。亦曰陰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而已。陰曆緣有朔望以爲之限。不得不有大建小建。而歸餘於終。則置閏以濟其窮。而閏月之爲物。則使國家行政及人民生計。生無量之窒礙者也。其最甚者。莫如財政。夫欲整理財政。必先求預算決算之詳明正確。此稍有識者所能知矣。然欲求預算決算之詳明正確。其第一義在定會計年度。會計年度者。綜一年之出入。而劃爲鴻溝。使與前後年各不相蒙者也。國家之歲入。其最大部分曰租稅。而租稅則除極少之間接稅。皆以年徵者也。歲出則異是。月計日計者。什居七八。而年計者不

過二三故每逢閏年則國費殆增什之一而租稅所入悉由法律所規定不能臨時妄增則閏年必告不足若於平年多置預備金以承閏年之乏是乃治絲而益棼之也其於預算決算之本意失之不亦遠乎此不徒國家財政爲然凡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私法人皆視此矣又善理財者其每年徵收租稅及償還公債本息皆有定期而所定之期則斟酌於其國民農工商業投資穫實之先後應乎金融之繁閑以爲之節期既定則歲歲同之不復屢改以淆亂人民之觀聽我國以農立國則收穫季節其影響於金融者最劇而閏年之收穫其月日與平年殊則欲定此標準而迷所從也若其他障礙於人民生計者益更僕難數彼職員之受一定俸給者其最甚者也我國今日之官吏雖不恃廉俸以爲養而別有資潤之道若夫行政機關大加整頓以後則舉國之奉公職者勢不得不恃歲俸以爲事畜交際之資每至閏年所入不增而所出加什一其道不亦大黷耶又各國之對於勞臣軍士有所謂養老年金及遺族扶助年金者又財政上有所謂年金公債者凡此者其賦之皆以年而受之之人則恃以爲生計唯一之源泉者也平年僅足自給則閏年必有啼饑者矣此外全國民之自食其力者除少數小職工計日授廩外自餘高等職業若學校教師公司職員等類大率皆受年俸則其厄於閏年者亦與官吏等矣以吾所聞則學校教師因閏月脩脯生紛議者所在而有雖言之可羞然亦足見茲事之爲梗矣其他若私人債權債務之關係往往緣此起爭其最不便者則銀行存銀之週年利息逢閏則勢必參差凡此等事驟視之若無足重輕而處處影響於全國金融人民生計非細故也此外社會一切新事業其與曆法有密切關係者尙至多隨舉一端卽如各學堂章程皆規定每年爲若干學期每學期每科占若干時間舉國咸有恪遵之義務顧一遇閏年則奏定章程悉歸無效矣今亦幸而未有國定教科書耳各國之例凡國民教育皆學部定其日課將遇

閨之年。非使全國學子坐曠一月之功而不可也。茲事雖小。可以喻大矣。要之。法治之所以可貴者。在舉一國人之心思耳目而整齊畫一之。所謂秩序是也。而凡事業之性質。爲年年循環相續者。則必年年若同出於一型。乃可以收秩序之效。而間年置閨。則非以理之而以淆之也。吾之所以倡改曆之議者在是。其有以忤俗駭民爲疑者。吾將別著論解之。

說國風上

昔先王陳詩以觀民風。吳季札觀樂。一則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其衛風乎。再則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蓋既積民以成國。則國內之民之品性趨向好尚習慣。必畫然有以異於他國。若此者。謂之國風。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繫也。故季札觀風。以推知各國存亡之數短長之運。未或有忒。而中外古今之言治本者。亦罔不致謹於是。夫古代則邈矣。第弗深考。若並世犖犖數名國。蓋莫不各有其國風。以矯然自異。而其國之所以能獨秀於世界者。恆必由此。英人尊閱歷。重實行。雖屢挫折。靡或退轉。而惟期成於厥終。其治事也。以爲事前而計慮之。毋寧事後而審察之。彼非先定一原理原則。乃始應用於實際。蓋行諸實際而有成之後。乃推求其所以獲成之原則。而應用於第二次者也。故其遇事也。恆冒險以進取。而無或長慮卻顧於事前。以沮其邁往之氣。而既已爲之。則雖累失敗而決不肯廢於中道。惟案其失敗之所由。徐徐改作以底厥成而已。故其保守之性。與其進取之性。相引而俱強。他國雖有良法美意。苟非經英人實行而有效者。則不屑學也。其所實行而素習。雖他國人羣起而非笑之。不屑顧也。其國內箇人之相視也亦然。人人各自磨鍊於閱歷而務實行。故不倚賴他人。不爲他人所

阻撓。惟其如是。故亦不阻撓他人。亦不恃人之倚賴。我以自爲重。惟其如是。故並政府亦非所倚賴。並政府亦不得妄干涉箇人。而人人皆有軒軒獨立求其在之概。惟其如是。故其政治上之意見。不輕相讓。而亦不屑詭道以相爭。常有兩大政黨。堂堂正正。互相督責。互相補助。以圖國家之進步。此英國國風之大凡也。德人反是。德人蓋全世界最好學之國民也。其性遲重而矜慎。將有所興作。則必先求其原則。審之至當。乃始從事。故常於事前豫卜事後之成績。常以先見防弊於未然。其秩序常整齊嚴肅。而決不許有一度之失敗。以耗費其精力。往往有期成於數十年後之事業。而數十年前。舉國已講求而播植之。惟其然也。故凡百皆仰先覺者之嚮導。皆賴政府之指揮。其人民不肯妄作聰明。以致甚囂塵上。而亦以學術政治皆務覈名實。故一切矯誣浮夸之言行。不能見容於社會。惟其然也。故有不學。學則必能。有不謀。謀則必周。有不戰。戰則必克。彼義務教育之制。全國皆兵之制。皆自十九世紀之初。率先他國以行之。而收其成於六七十年以後。以五旬之力。而奪奧國之霸業。以七月之力。而使法國爲城下盟。皆謀定後動。而決勝遠在事前。其他舉措。無大無小。無公無私。莫不有然。此德國國風之大凡也。若夫法人。則又與彼二者異。法人凡事先求原理原則。而常賴國家之指揮嚮導。頗與德人相類。顧無德人服從秩序沈毅負重之美。其喜事而敢於進取。視英爲近。顧無英人百折不回之概。故其奮發也易。其沮喪也亦易。雖然。法人有一特性。爲全世界人所莫能逮者。則其感覺之敏。與願力之宏也。法人之思想。透明洞達。而氣魄復能吞吐一世。無論何種理論。一入法人之意識。則不旋踵而煽播徧於全歐。中世十字軍之舉。屢倡不成。及法人被選爲教皇。遂能使十數國之君主人民。咸集其麾下。七興大軍。以開歐洲一新局面。法國大革命所倡三權鼎立。說人民主權。說自由平等博愛主義等。英國則於十七世紀。已疾呼之而實行之矣。顧英人僅認爲本身固

有之權利。而法人則指爲人類自然之權利。故英國之革命。雖亦嘗放弑厥主。其跡大類法國。而他國未嘗一受其影響。法人衍之。則全歐風靡。更展轉簸蕩。以及於全世界。蓋應用原理以現於事實。法人所最擅長也。而其病也在浮躁。而驚於感情。故基礎不堅。而難以持久。此法國國風之大凡也。俄與美建國日淺。日本雖古國。然晚近僅乃統一。故之三國者。其國風皆未甚成熟。雖然。於菟生七日。而已有食牛之氣。其得力所在。固可察見也。美人本英所自出。其性之受於英者最多。然英人尊階級。務形式。美人則重平等。樂簡易。此其所以異也。美人蓋世界中最務實之國民也。故其學問之發明。雖視歐洲諸國。瞠乎其後。及其應用科學於實際。則舉諸國未有能及之者。俄國於全歐最爲晚達。殆如豫章之木。生七年然後可識。若其堅忍強固。不汲汲於近功小利。取勢常甚遠。而得寸得尺。以期大成。則諸國所不逮也。日本人最長於模倣性。常以不若人爲恥。人之有善。則急起直追之。若不及。而凡有所效。必實事求是。以得其真似。銳於進取。而勇於舍短。此美俄日三國國風之大凡也。之六強國者。雖其國風互有長短得失。然皆能善用其長。而有以自得。又有六國所同具之美風二焉。曰重名。曰愛國。彼其人非不好利。然好利不如其好名。苟於其名譽有所點污。往往不惜犧牲身命以恢復之。若徇財而隳名。則社會所不齒也。其人非不愛身。然愛身不如其愛國。國家有難。爭匍匐以救之。居恆黨爭。雖烈。一旦有事。常能蠲棄小忿。協同一致。以外禦其侮。此則六國者之所同也。彼其國惟有此美風。故能整飭其制度。滋長其學藝。濬發其富源。強勁其軍旅。內之人人各遂其生。而外之則舉其國以左右世界。世界列國雖百數。而爲重者不過六七。蓋有由也。若夫西班牙。葡萄牙之國風。好虛榮而勇私鬪。故雖嘗雄霸宇內。及一蹶而不能復振。其殖民之建國於美洲者。雖號稱共和立憲。而日尋干戈。民不聊生。土耳其之國風。迷信而過於服從。蠻勇而疏於實務。故日蹙百里。不自

振拔猶太之國風嗜利無恥故國亡而永不克復其民漂流四海無寸土以託足高麗之國風惰而不事事好小利而喜傾軋常倚賴他國以求庇我故數千年不克自立而長爲人役由此觀之則國家之盛衰興亡孰有不從其風者耶我國積數千年之歷史以有今日而結集此最多數之國民以享有此最形勝之國土則我先王先民之遺風其所以詒謀我者當必有在而今也我國國風其有足以夸耀於天下者否耶以視英德法美俄日則何如以視西葡土猶太高麗則又何如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國人安可不瞿焉以驚厥焉以興也

說國風中

國之有風也將一成而不變耶抑因時而屢易耶曰天下變動不居之物莫如風夫既謂之風矣則安有一成而不變者吾徵諸史蹟而有以明其然也當十五六世紀荷蘭葡萄牙人競出航海其時英人猶墊伏孤島未嘗有一毫海事思想不寧惟是其賤視商業也與我國古代無異蓋自額里查白女皇卽世之後英人始漸狎海而重商今則以海與商爲其天性矣日本當慶應之季舉國以閉關攘夷爲言僅閱數稔迨明治十年前後則國人之慕西風若羣蟻之趨躐也此其最切近而彰明較著者也更徵諸遠則古代希臘人當與波斯戰爭時舉國一致同仇敵愾一若寧聚族而殲而決不肯臣虜於人者乃不及二百年而內鬩無虛日羅馬軍至百城迎降望風而靡羅馬當共和初政其人以尙勤儉尊武俠愛自由聞天下及其末葉乃相率俯首帖耳於一二悍將驕主之下爲之奴隸迨帝政既衰益復驕奢淫佚文弱柔脆以卽於亡前後僅數百年間而其品性習尙一二皆適得其反又如蒙古人當宋元明之世驍勇撼大地所至使歐人股慄至舉其名以止兒啼曾幾何時其屈如螻其馴如羊

今者舉世界不武之民。則蒙古其一也。此不過舉一二以爲例耳。若其他歷史上之陳跡。類此者殆更僕難盡。卽以我國言之。昔顧亭林日知錄著世風一篇。敘歷朝風俗變遷升降之跡。而歎息於春秋之美風。至戰國而掃地以盡。後漢之美風。至三國六朝而掃地以盡。言之有餘慨焉。今之距亭林。又三百餘年矣。變遷之劇。使人暗驚。有明之士大夫。尙氣誼。重名節。其內行常好矯矯自異。而視國事如其家事。有以爲不可者。則相率而爭之。雖廷杖。瘐死不悔。而繼起者且相屬。及其亡也。而洛邑頑民。東海大老。猶徧山澤。自東漢以降。士風之美。未有若明代者也。雍乾而後。此風寢以陵夷衰微矣。昔人謂明人好名。本朝人好利。蓋俗之趨媮。其所由來者漸也。懸崖轉石之勢。至今日而愈速愈劇。其墮落乃不知所屆。自予之始與國中士大夫接也。不過二十年耳。而前後所親聞。已如隔世。前此學子。雖什九溺於帖括。而京朝巖穴。所至猶往往有篤學老儒。終歲矻矻。以讀書著書爲事。尋常學子。釋褐以後。未嘗廢學。相見輒復論文譚藝。其所學致用與否勿具論。而要之不失士大夫之面目也。今也不然。舉國不悅學。三傳束閣。論語當薪矣。然彼方且曰。此舊學吾所不屑也。及叩其所謂新學者。又不過以求一卒業文。憑試業得第爲無上之希望。其內地中小學堂以下不必論。卽其曾受學位於外國大學者。一得官後。則棄所學若敝屣矣。彼蓋以學問爲手段。非以學問爲目的也。故以新學自炫者徧國中。而忠於學問者。無一人。學絕道喪。一語今日當之矣。然彼方且曰。吾將爲政治家。舉所學以措諸用。而豈屑埋頭伏案作一學者也。姑無論一國中。雖有政治家而亦不可無學者也。又無論政治家不可以廢學也。卽如彼言。政治家徧朝列矣。顧未聞爲國家立一救時之策。樹一宏遠之規。其敷衍因循。視疇昔所謂老朽更有甚焉。而其摭拾塗附。多立名目。以病民而肥己者。又往往出新學家之手也。然則所謂守舊者又如何。前此嫉新說若讎。甚或火其書戮其人。雖然。不過闢於時

勢耳。然其心口如一。猶不失爲光明磊落落丈夫之行也。今則心之所是非者猶昔。而口則朝新政而夕立憲也。前此京朝士夫。樸素如老儒。入署大率步行。宴客不過數簋。歲得俸廉數百金。卽足以自給。其名士往往敝衣破帽。蕭然自得。而舉國且仰其風采。今也全國國民富力。視前此有日蹙而無日舒。而中流社會之人。日相炫以豪華。雖以區區一曹郎。而一室之陳設。耗中人十戶之賦。一席之飲宴。值會典半年之俸。而其尤宦達者。更無論也。前此偶有游戲。諱莫如深。今則樗蒲之博。以爲常課。狹邪之游。明張旗鼓。職務廢於叢脞。神志昏於醉飽。而舉國未或以爲非也。前此賄賂苞苴。行諸暮夜。餽者受者。咸有戒心。今則攫金於市。載寶於朝。按圖索驥。選樹論價。恬然不以爲恥。而且以此夸耀於其儕輩也。此不過略舉其一二。若悉數者。則累數十紙而不能盡。繩之以仲尼墨翟之教。則曰是我之所不屑爲。語之以英美德日之治。則曰是我之所已幾及。舍一身以外。不復知有職務。不復知有社會。不復知有國家。不復知有世界。卽以一身論。舍禽息獸慾外。不復知有美感。不復知有學藝。不復知有人道。不復知有將來。滔滔者天下皆是。以雷霆萬鈞之力。銷鑠一世。夫豈無節士。入此漩淵而淘捲以去耳。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又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國風敗壞。一至此極。就使車書一尊。四郊不壘。辛有猶將覩野祭。而識爲戎。范變猶將命祝宗。以祈速死。又况社鬼日謀於其內。而飛虎日耽於其外者哉。記曰。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又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嗚呼。痛哉。吾豈不解今世之士大夫。曷爲而忍自顛其本。而盈天下之妖孽。壹何其多也。夫人人亦知國家之必且無幸矣。而十年以前。呼號匍匐。以思救之者。尙有其人。今則視爲固然。而漠乎不復以動於其中也。如處堂燕雀。明見火燎之及棟。而猶爭稻粱。如在釜游魚。亦識沸羹之剝膚。而姑戲蓮藻。人人懷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心。人人作我

躬不閱。違恤我後之想。物理學所謂惰力。兵法所謂暮氣。醫家所謂鬼脈。而今日中國之國風。實兼備之。嗚呼。二十年前之人心世道。有心人所私憂竊歎。謂爲澆季者。豈意每下愈况。以至今日。反望之若祥麟威鳳。而不可復得見耶。循此不變。則希臘羅馬末葉之否運。終無所逃。而我國真千古長夜矣。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我國人其念之哉。

說國風下

易曰。風以動之。又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也。吾嘗參合此諸義。而有以知風之體與其用也。夫風之初起於蘋末。則調調刁刁而已。其稍進也。則侵淫而盛於土囊之口。及其卒也。乃飄忽湖滂。激揚燦怒。蹶石伐木。捎殺林莽。夫國之有風。民之有風。世之有風。亦若是則已耳。其作始甚簡。其將畢乃鉅。其始也。起於一二人心術之微。及其既成。則合千萬人而莫之能禦。故自其成者言之。則曰風俗。曰風氣。自其成之者言之。則曰風化。曰風教。教化者。氣與俗之所由生也。此又考諸史而可徵也。昔漢之風。嘗大壞矣。王莽盜國。而獻符命者徧天下。其寡廉鮮恥。三代以來。未嘗有也。光武起而矯之。尊經術。禮獨行。海內承風。爭自濯磨。人崇廉讓。家重名節。故東漢風俗之美。冠絕今古。中葉以降。雖僻主相尋。而大統無恙。范蔚宗論之曰。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誠知言也。及三國鼎峙。以狙詐相尙。而魏武復以驍雄之姿。束縛馳驟天下士。乃至下詔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天下靡然趨之。東京懿懃。掃地以盡。典午承流。益蕩閑檢。卒至舉國心死。以釀

五胡之亂。故于令升論之曰。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夫以哀平之世。可以一變爲東京。以東京之世。可以一變爲魏晉。則知乎樞機之發。轉圜之速。因果相繫之符。蓋有必至者矣。然又非必帝者之力。然後能使然也。吾聞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吾又徵諸史而有以明其然也。昔五季之俗。至敗壞也。而宋振之。元之俗。至敗壞也。而明振之。宋明之君。未聞有能師光武者也。而其所以振之者。則文正所謂不在位之一二人者。播爲聲氣。而衆人蒸爲習尙也。夫衆人之往往聽命於一二人。蓋有之矣。而文正獨謂其勢不能不聽者何也。夫君子道長。則小人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勉爲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長。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比諸小人而不可得也。此如冠帶之國。有不衣禪而處者。人必望而卻走。被黻冕以入裸國。其相驚以異物。亦猶是也。是乃所謂勢也。而勢之消長。其機則在乎此。一二人者。心力之強弱。此一二人者。如在高位。則其勢最順。而其效最捷。此一二人者。而不在高位。則其收效雖艱。而其勢亦未始不可以成。我朝聖祖仁皇帝。身教言教。聖於光武。故康熙士習。嬾跡東都。而雍乾以還。其在下者。未嘗有豪傑卓犖之士。能以道義風厲一世。故流風餘韻。寢以陵夷。至道咸間。而甚敝。曾羅諸賢。幾振之矣。而適丁大難。精力耗於戎馬。其先所以切劘而相應求者。率皆早歲彫落。而軍旅之事。往往不能不使貪使詐。而蹶弛之士。或反因此以得志於時。故中興以後之國風。非惟不進於前。而反若退焉。又繼之以海疆不靖。舉國搶攘。泰西政學。浸潤輸將。而祖述之者。大率一知半解。莫能究其本源。徒以其所表見於外者。多與我不

類則盡鄙棄吾之所固有，以爲不足齒錄。而數千年來所賴以立國之道，遂不復能維繫人心。舉國偃偃然以彷徨於歧路間。其險象固已不可思議矣。而最近十年來一二赫赫具瞻炙手可熱之當道，雖其才略足以經綸天下與否，吾不敢言。要其以先王之道爲不必學，以名節之防爲不必謹，則固其所未嘗自諱也。其所以風厲天下者，信有如魏武所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未或以爲病也。所異者，則魏武必有治國用兵之術，始爲及格。今則並此資格而豁去之耳。夫以醇樸久滴之民，丁青黃不接之會，而復有居高明強有力者，以身作則而納之於邪，則其禍之烈於洪水猛獸，又豈足怪哉！今也成王典學，周公負扆，天地清明之象，已漸見端矣。所問者，在下之君子，能正其心之所嚮，以播爲聲氣與否而已。古人有言，物極必反。吾國歷史，往往待凋唐沸羹，千鈞一髮之際，然後非常之業，乃出其間。而新氣運於以開焉。信如是也，則吾其或免於爲希臘羅馬末流之續也。抑詩序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自二南以迄曹鄴，皆以風名。而先王常使太史乘輜軒以采之，而資以爲美教化，移風俗之具焉。本報同人，學謏能薄，豈敢比於曾文正所謂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者。顧竊自附於風人之旨，矢志必潔，而稱物惟芳，託體雖卑，而擇言近雅。此則本報命名之意也。

學與術

吾國向以學術二字相連屬爲一名辭。禮記鄉飲酒義云：古之學術，道者莊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又云：古之所謂道術者，惡乎在。凡此所謂術者，卽學也。惟漢書霍光傳贊稱：光不學無術。學與術對舉。始此。近世泰西學問大盛，學者始將學與術之分野，釐然畫出。各勤厥職。

以前民用。試語其概要。則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沈。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係。凡百皆準此。善夫生計學大家倭兒格之言也。曰『科學（英 Science 德 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結果之關係爲職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問。彼其所務者。則就一結果以探索其所由來。就一原因以推斷其所究極而已。術（英 Art 德 Kunst）則反是。或有所欲焉者而欲致之。或有所惡焉者而欲避之。乃研究致之避之之策。以何爲適當。而利用科學上所發明之原理。原則以施之於實際者也。由此言之。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二者如輔車相依而不可離。學而不足以應用於術者。無益之學也。術而不以科學上之真理爲基礎者。欺世誤人之術也。』

倭氏之言如此。讀此而中外得失之林可以見矣。我國之敝。其一則學與術相混。其二則學與術相離。學混於術。則往往爲一時私見所蔽。不能忠實以考求原理原則。術混於學。則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敗。而膠柱以用諸他事。離術言學。故有如考據帖括之學。白首矻矻而絲毫不能爲世用也。離學言術。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襲取他人之名稱。朝頒一章程。暮設一局所。曾不知其所應用者爲何原則。徒治絲而棼之也。知我國之受敝在是。則所以救敝者其必有道矣。

近十餘年來。不悅學之風。中於全國。並前此所謂無用之學者。今且絕響。吾無取更爲糾正矣。而當世名士之好談時務者。往往輕視學問。見人有援據學理者。動斥爲書生之見。此大不可也。夫學者之職。本在發明原理原則。

以待人用耳。而用之與否。與夫某項原則宜適用於某時某事。此則存乎操術之人。必責治學者以兼之。甚無理也。然而操術者視學爲不足輕重。則其不智亦甚矣。今世各科學中每科莫不各有其至精至確之原則。若干條。而此種原則。大率皆經若干人之試驗。累若干次之失敗。然後有心人乃參伍錯綜。以求其原因結果之關係。苦思力索。而乃得之者也。故遵之者則必安榮。犯之者則必彫悴。蓋有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試舉其一二。例如言貨幣者。有所謂格里森原則。謂惡貨幣與良貨幣並行。則良者必爲惡者所驅逐。此一定之理。凡稍治生計學者皆能知之。而各國之規定幣制者。蓋莫敢犯之也。而我國當局。徒以乏此學識。乃至濫鑄銅元。以痛毒至今矣。例如銀行不能發無準備金之紙幣。不能發無存款之空票。放款與人。最忌以不動產爲抵押。此亦稍習銀行學者所能知。而莫敢犯也。而我國以上下皆乏此學識。故大清銀行及各私立銀行紛紛不支矣。例如租稅以負擔公平爲原則。苟稅目選擇不謹。或稅率輕重失宜。則必涸竭全國稅源。而國與民交受其敝。此亦凡稍治財政學者所能知。而莫敢犯也。而我國當局。徒以乏此學識。乃至雜稅煩苛。民不聊生。而國庫亦終不能得相當之收入矣。凡此不過略舉數端。而其他措施。罔不例是。夫當局苟實心任事。則誤之於始者。雖未嘗不可以補救之於終。然及其經驗失敗。而始謀補救。則中間之所損失。不已多乎。而況乎其一敗塗地。未從補救者。又往往而有也。又況乎其補救之策。亦未必遂得當。而或且累失敗。以失敗也。實則此種失敗之跡。他國前史。固已屢見。曾經無量數達人哲士。考求其因果關係。知現在造某因者。將來必產某果。爲事萬無可逃。見現在有某果。知其必爲前此某因所演成。而欲補救之。則亦惟循一定之塗軌。絲毫不容假借。凡此者。在前人經幾許之歲月。耗幾許之精力。供幾許之犧牲。乃始發明之。以著爲實論。後人則以極短之晷刻。讀其書。受其說。而按諸本國時勢。

求用其所宜而避其所忌。則舉而措之裕如矣。此以視冥行躑躅再勞試驗再累挫敗然後悟其得失者。豈止事半功倍之比例而已哉。夫空談學理者。猶飽讀兵書而不臨陣。死守醫書而不臨症。其不足恃固也。然坐是而謂兵書醫書之可廢得乎。故吾甚望中年以上之士大夫。現正立於社會上而擔任各要職者。稍分其繁忙之晷刻。以從事乎與職務有關係之學科。吾豈欲勸人作博士士哉。以爲非是則體用不備。而不學無術之譏。懼終不能免耳。

中俄交涉與時局之危機

(一) 自由行動之文牒

宣統三年正月十八日。俄人藉光緒七年伊犁條約爲口實。肆種種無理之要挾。迫我覆答。其牒文中聲言。苟不鑒其欲。則彼將爲自由行動。我國受他國自由行動之文牒。此其第二次矣。昔日本爲安奉鐵路事。嘗以自由行動脅我。我無以拒也。而一切惟其所欲爲。坐是世界萬國。益有以窺我之不競。而相率以此道加諸我。俄人今茲之無狀。則亦師日本之故智而已。夫自由行動非他。卽絕交之謂也。國與國對立。各有其主權所及之領域。於他國領域內而欲有所行動。除條約所許之範圍外。絲毫不能自由。此國際之通義也。於他國領域內而自由行動。惟交戰時得行之。故自由行動之文牒。質言之則挑戰之文牒也。凡國家而被他人以此種文牒相加者。苟有血氣。則不能不出於一戰。而我國之決不能與人一戰。則普天下所共見也。此自由行動文牒之相加。所以一再而未已也。

(二) 俄人最近對外政略之變遷

俄人之侵略主義。受自大彼得。歷二百餘年。而至今未始有變。而其進取之方嚮。則其一在巴爾幹半島。其二在中亞細亞。其三在中國。而在中國者。復有二途。東則滿洲。西則新疆及蒙古。其在巴爾幹半島者。命之曰近東侵略。其在中國者。命之曰遠東侵略。而俄國之近東侵略政策。與遠東侵略政策。恆迭相消長。此最近歷史之所明示也。俄人自俄土戰爭以來。狡焉日思啓於巴爾幹半島。及柏林會議以後。而其鋒漸挫。乃一轉而向於遠東。西伯利亞鐵路與東清鐵路既成。方當一舉奮飛。而遽蹶於日俄戰役。戰敗之後。而其外交上生一大變動焉。則親英政略是已。俄與英本世仇。其相疾視者垂百年。比乃日相接近。至一九〇七年。遂有所謂英俄協約者出現。舉數十年來相持不下之爭端。互讓而解決之。俄廷之主持此策最有力者。則其外務大臣伊士倭爾奇也。故數年以來。俄人集其兵力於歐境。將藉英助以再逞志於近東。英人亦欲利用之以共敵方張之德意志。於是歐洲外交之大局。所謂三國協商英法與三國同盟德奧對抗者。爲舉世之所注目。而遠東問題。反若藉以小康。此一年前之形勢也。及前年之末。奧人突然蔑視柏林條約。舉波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以合併於己國。俄人殫其力之所及。欲以干涉之。而伊士倭爾奇遂爲奧相埃連達所賣。袖手而末如之何。夷考其實。則奧人全恃德國同盟之後援。當合併之議初起。德皇親貽璽書於俄皇。公然出以恫喝。俄之屈於德。非屈於奧也。自茲以往。俄人深有感於疏德之不利。漸卽而與之親。而歐洲外交之大勢。又將一變。去年十一月陽歷也伊士倭爾奇忽免外務之職。出爲法國公使。親英政策之張本人去。識者固有以窺俄英國交之將變矣。果也。十二月而俄德兩皇會於